



远去的红帆

周健明 著

YUAN QU DE HONG FAN

明天出版社

远 去 的 红 帆

周 健 明 著

明 天 出 版 社

1988年·济南

远去的红帆

周健明 著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163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2

ISBN7—5332—0494—8

I·66 定价：2.40元

目 录

第一章	找爸爸去·····	(1)
第二章	穿长布衫的人·····	(17)
第三章	裁缝铺子·····	(36)
第四章	渔棚里·····	(47)
第五章	小少爷·····	(59)
第六章	妈妈哭了·····	(73)
第七章	银花姐姐·····	(85)
第八章	孤儿院·····	(100)
第九章	难童收容所·····	(117)
第十章	大轰炸·····	(129)
第十一章	花子头·····	(142)
第十二章	七杆火·····	(156)
第十三章	天下是这样打出来的·····	(171)
第十四章	舅舅的未婚妻·····	(187)
第十五章	又有了一个外婆·····	(200)
第十六章	老爷爷的葬礼·····	(211)

第十七章	审 判·····	(221)
第十八章	鸡 公 寨·····	(231)
第十九章	巧计破顽敌·····	(244)
第二十章	历史学家·····	(258)
第二十一章	夜渡长江·····	(273)
第二十二章	梦里延安·····	(289)

第一章 找爸爸去

爸爸的模样儿在小雀儿的头脑里印像是模糊的，因为自从他生下来那天起，就很少见到爸爸。村里的小伙伴们笑他道：“哪个都有爸爸，只有你没有爸爸！”他感到委屈，绷着一副小脸回家，搂着妈妈的脖子哇的一声哭起来。妈妈蹲在灶口烧火，灶上锅里煮着一大锅猪食，孩儿突然哭倒在怀里，她感到惊慌，以为给人欺侮了。妈妈每天除了要喂饱小雀儿，还得要喂饱那几只猪猡。猪猡的身胚一天比一天大，食量也越来越大，它们每天要吃几大桶食，煮一大铁锅食，只够两天的消耗。

妈妈把小雀儿搂到胸前，用印花布围巾擦着他的泪水，并且轻声地问他道：“崽崽，哪个欺侮你？告诉妈妈，妈妈骂他去！”小雀儿摇了摇头。妈妈问：

“饿了？”小雀儿又摇头。妈妈脸上布满愁云，她怕孩子病了！在这缺医少药的乡村，她最怕孩儿得病。

她用手摸摸小雀儿的额头，并不烫手，才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小雀儿哭道：“妈妈，别人都有爸爸，何解我没有爸爸？”妈妈听了小雀儿的问话，身体颤动了一下，她那对粗壮的手臂搂紧了孩儿。小雀儿感到有几颗水珠落在自己的脸上，他仰脸望着妈妈，只见妈妈的脸色很阴沉，从那盖满睫毛的眼睛眶子里，噗啦噗啦落下许多亮晶晶的泪水。

一提起爸爸，妈妈的脸色为什么会这样难看？眼睛里为什么会流下泪水？小雀儿感到很奇怪。他知道不是遇到伤心的事，妈妈是不会流泪的，难道爸爸出了什么叫她伤心的事儿？

没隔几天，小雀儿在地坪里跳行子，突然看见外公来了。外公住在小山那边，常常来看他们，每一次来，都带来很多好吃的东西。只是他每次来，脸色都很难看，本来就皱巴巴的脸，更像干核桃壳子了，他的背也驼了，走起路来像虾公子。看到外公的这种样子，小雀儿觉得很滑稽。外公来了，就一屁股坐在堂屋里的竹椅子上，只顾细声细气地跟妈妈讲呀讲的，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似的，临走时总要声音响亮地说一句：“秀儿呀，咬咬牙，天塌下来有人顶着！”小雀儿不喜欢他那说话的神气，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需要这样反复地叮咛？虽然外公常常带糖麻花、酸枣子

给他吃，不知怎的，他却总觉得外公没有把他搁在心上。外公一进屋子，除了和妈妈说话，顶多只是摸摸小雀儿的圆头，说他长高了，样子蛮冷淡似的。

今天外公变了样，他的背不驼了，走路神气了，那满面的皱纹，像是借了裁缝师傅的熨斗熨过似的，平整多了。他的脚一跨进门，就把背篓放下，一把将小雀儿举起。他的劲儿真大，将小雀儿举过了头顶，接着又用大手搓他的脸蛋。外公的手掌像锉刀，几乎把小雀儿的脸都搓破了，小雀儿痛得直叫喊。外公却哈哈大笑，大声说：“要想告饶，就得亲亲热热叫一声。”小雀儿只好嗲声嗲气叫：“外——公！”外公好开心，嘴巴咧开像只碗。那满嘴的黄牙，准是给旱烟熏黄的，全都露在外面。妈妈常给小雀儿讲老虎外婆的故事，说它的牙齿也是黄的，用它们嚼起小孩儿的手指骨来，像嚼蚕豆一样。小雀儿觉得外公的牙齿很像老虎外婆的牙齿，他害怕了，连忙挣脱外公的怀抱。

小雀儿没有跑多远，他倚在门框子外面，一边嚼着外公递给他的糖麻花，一边睁着一对滴溜溜的眼睛，注意听大人的谈话。他听见外公笑着对妈妈说：

“秀儿呀，云山快回来了！”妈妈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外公继续说，“今天我到街上卖柴禾，听得满街

的人说，政府赞成抗日啦，云山不是主张抗口才坐牢的吗？这回该放回来了！”

爸爸是坐牢的？小雀儿听了这话吓了一跳。他晓得坐牢是怎么回事，就是把人关进黑屋子里，不让他出来，有时候还要挨打挨骂。他把蟋蟀关在小瓶子里，蟋蟀也会憋得蹦跳，过不几天，就憋死了。把人也这样关着，能不憋死？小雀儿想着爸爸被人像关蟋蟀似的关着，心里很难过，他的身子不觉碰响了门框子。

妈妈回转头来，发现小雀儿还站在门口，她便朝外公摆摆手，叫他不要再说了。她跑过去将小雀儿抱起，把他抱到屋后的竹林子里。那里有一片翠青的竹子，有许多小笋子。妈妈让小雀儿坐在小石凳上，听那竹林里的鸟儿歌唱，看那地上摇曳着的竹影儿。小雀儿手里多了一支糖葫芦，他津津有味地吮着。糖葫芦的甜味儿没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爸爸坐牢的事情实在太新奇。他不愿在竹林里留连，几乎是跟着妈妈的脚后跟回屋去的。不过，他没有跟着进堂屋，只是站在门边，偷偷地听着外公与妈妈的谈话。

外公很兴奋，他指手划脚地跟妈妈说：“云山是个好样的，坐了三年牢，在牢里读了好多书，还学了英文。法官要他写悔过书，他不写，只在纸上写什么

臭虫蚊子太多，把法官气得要死，又加判了一年。如今红军到了北方，逼着政府赞成抗日，云山他们就该给放出来了！”

外公对妈妈说了很多，有好多话小雀儿听不懂。不过他从外公口气中听出，爸爸坐牢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爸爸是个好样的人。外公没有留下来吃饭，说完话便走了，说是要上街去打探消息。

妈妈好高兴，一边打扫堂屋，一边哼歌子，妈妈的声音本来就好听，哼起歌来更加好听，小雀儿站在门边听迷了。等妈妈从堂屋里出来，才发现小雀儿站在门口。她没有怪小雀儿偷听了他们的谈话，倒把他一下抱起，在他的嫩脸上发疯般地亲着。小雀儿很少看见妈妈有这样高兴，也很少听见妈妈唱歌。临睡以前他还想听妈妈唱歌，妈妈答应了，又轻轻地唱着，唱着，小雀儿睡着了。在睡梦中，他看见爸爸回来了。

爸爸迟迟没有回来，自那天外公来过以后，妈妈除了烧茶煮饭，喂猪喂鸡，就扎脚勒手，打扫灰尘。她把屋子扫得干干净净，又大洗衣物和被褥，洗净的被褥用米汤水浆过。妈妈好快活，一边劳动一边唱歌。等到她把这些事儿做完以后，就坐下来替小雀儿缝衣裳。小雀儿的身子长高了，不肯穿衩裆裤。妈妈

替他做了一件有飘带的上衣，还有一条裤腿两侧镶有白布条的裤子。小雀儿穿着这身衣裳出去玩耍，小伙伴们见了都很羡慕，说他像个小海军。小海军是什么样的人，小雀儿不大清楚，但是从他们那啧啧的称赞中可以听出，那一定是一些很有本事的人，因此他穿上这套衣裳不肯再脱了。

小雀儿的饮食也发生了变化，除了有鱼有肉，每天还有一钵蒸鸡蛋，蛋里放了石灰水，吃起来特别爽口。不久小雀儿吃腻了，不肯再吃这种蛋了，妈妈便亲着他的小脸颊说：“乖孩子，吃下去，长得胖胖的，爸爸回来见了会高兴。”

“爸爸回来见了会高兴。”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小雀儿的心里盘算着，要是爸爸回来了，他要跨在他的脖子上骑马马，还要跟他去扎泥鳅，去打酸枣子。由于他没有爸爸，受过人家很多气，所以尽管对于这种鸡蛋腻味了，他还是大口大口地把它吃光了，连碗边边上的蛋渣儿也用舌尖舔光了。为什么连蛋渣儿也要舔光呢？因为妈妈说：“吃过一百只蛋碗，就能活过土地公公！”土地公公是个矮矮墩墩的老倌子，一动不动地坐在村前的土地庙里，土地公公活了一百岁，小雀儿也想活一百岁。土地公公的模样他很熟悉，但是爸爸的模样他不熟悉。在小雀儿心目中，

爸爸应当是个武高武大的人，没有外公那样瘦，也没有土地公公那样胖，他的样子应当很漂亮。

爸爸是在一个深夜里回来的。小雀儿已经睡熟了，爸爸的胡子把他扎醒了。小雀儿在睡梦中，有一把刷子在他脸上刷，把他的脸皮子都刷破了。他觉得好痛，一声喊叫，眼就睁开了。他看见床前站着一个人，长着络腮胡子的大汉子，刺人的刷子是他的胡子。妈妈的头也伸在他的面前，嘻嘻地笑着，她将小雀儿搂过来，膘了那人一眼道：“看你把他吓的！”那人嘿嘿地笑着。妈妈用手揉着小雀儿的脸蛋，教他道：“快叫爸爸，这就是你的爸爸！”

爸爸的个儿好高，站在妈妈面前比她高出半个头。他不但胡子长，头发也长，看来有好久没有理过发了。他穿的一件白竹布长衫子，已经变成灰色了，肩膀上和袖子头还有许多黑印子。爸爸虽然长得很高，却显得特别消瘦，脸上除了胡须就是皱纹。他的皱纹没有外公的多，却比外公的深刻，像是用刀子刻出来的。他跟妈妈比较起来，显得老多了，妈妈的脸蛋像是一只桃子。

自从妈妈听到爸爸就要回来的消息以后，就替他缝好了两套白竹布长衫。这时她忙着烧热水，将新衣裳拿出来，催他去洗澡。等爸爸洗过澡以后，妈妈就让他

坐在房中的圆凳上，脖子上围了一条白围巾，替他理发。头发胡子剪过以后，爸爸的模样儿变了，变得好看多了。他嘿嘿地笑着，在房间里来回地踱方步，有时还大声打哈哈，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爸爸的牙齿好大，却不吓人。妈妈将早准备好的食物都搬出来，摆了一桌子，一家三口人第一次围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桌子上的菜都很好吃，小雀儿却不觉得饿。他坐在爸爸对面，睁着一对大眼睛，往爸爸的身上瞧。

他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时候睡着的，只记得爸爸站起身来，绕过桌子把他从凳子上抱起来，小雀儿便坐在爸爸的膝盖上了。爸爸一边和妈妈说话儿，一边用筷子夹鱼肉往小雀儿嘴里塞。小雀儿嘴里的食物还没咽下去，眼睛就睁不开了。他在爸爸和妈妈的欢笑声中睡着了。

小雀儿一觉醒来，天已经亮了，窗外的阳光射在床铺上。他忙抬起头来，只见床铺上空空荡荡的，既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昨晚的事情，好像是做的梦。

这些天来，小雀儿做过很多梦。他的梦很奇怪，每次都有爸爸出现，不是爸爸带他出去捉泥鳅，就是爸爸带他们出去打酸枣，爸爸还让他跨在自己的脖子上骑马马。那么，夜里他的脸被爸爸的胡子扎痛了，

爸爸在房里踱方步，他坐在爸爸膝上吃东西，难道也是在做梦？小雀儿一想急了，如果真是做梦，那么爸爸还没有回来，他还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他知道妈妈是不会离开他的，他就大声地哭叫起来：“妈妈！妈妈！”

妈妈像阵风似地跑进来。她的手上沾满着洗衣服的茶枯水，使劲在印花布围裙上揩擦。她跑到床前将小雀儿抱起来。小雀儿见到妈妈，还继续哭着，不过这时他不再叫妈妈，而是叫爸爸。

妈妈一把搂住小雀儿，眼眶子红了，她哽咽着说：“孩子，不用叫了，爸爸走了，天还没有亮，他就走了！”

小雀儿想起昨晚的一切，想起那个生着络腮胡子的瘦高个子，想起他那喜爱自己的样子。原来自己不是做梦，那真是爸爸回来了。不过，他不等天亮，又走了。小雀儿缠着妈妈要爸爸，哭闹了好一阵子，闹得妈妈不知陪着他落了多少眼泪。

爸爸突然回来，又突然离去，妈妈没能留住他，他到哪里去了呢？直到外公来了，在跟妈妈的谈话当中，小雀儿才听出来。那天爸爸是路过家门在家住一夜的。他带着一辆卡车，卡车上装着一台机器，还有一捆捆纸张，要到大山里去办一张报纸。他不能在家

里停留，要妈妈等着他的消息。如果那儿的条件许可，他就写信来，让她带着小雀儿到那里去过日子。

小雀儿不懂得什么叫机器，什么叫报纸，他只晓得爸爸不能在家里久留，是因为有件急事要办。他听见妈妈对外公说，不久爸爸就会有信来，她让他把信寄到枫树山外公那儿，因为那儿离大路近，邮差不会把信耽搁了。

外公的家住在枫树山，那儿有一条旧官道，官道两旁排列着一溜小铺子，夹在小铺子中间有座破旧的祠堂。外公替人家守祠堂，他和外婆就住在祠堂的一间小房子里，祠堂里供着许多祖宗牌子。

妈妈带着小雀儿来到外公家，正好碰着外公匆匆忙忙地从祠堂里出来。原来他刚收到一封信，心里十分着急，因为他跟小雀儿一样，没有上过学，望着信上的字像蚂蚁子。

妈妈认识字，她在女子职业学校念过书，一边学踩缝纫机子，一边学认字。她把信接过去念了一遍，不禁咧着嘴儿笑了。原来信是爸爸寄来的，说他已经平安到达目的地，要她赶紧带着小雀儿到那儿去。他在一座山城里为他们找到了住处。

外公主张妈妈立即动身，妈妈却在犹豫着，她担心栏里的猪萝卜没有人喂，禾坪里晒的几竹篙酸菜子

没有腌进坛子。茅屋子孤零零地坐落在村尾巴上，人都走光了，里面的家什谁来守？外公连忙道：“秀儿呀，这些都不用操心了，你就放心去吧！茅屋子由我来守，猪由我来喂，你妈妈的身子还硬朗，能替你把酸菜子腌进坛子。如果你们去的久了，我就把你妈妈接到你那儿去住，我两边跑着，一座矮矮的枫树山，我一天来回跑几趟也不会喘大气儿。”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妈妈回去打点行李。外公进城打听车票，如果车票好买，就马上动身。爸爸来信里写得很明白，要他们坐车到一座城市，然后由一位叔叔带他们坐船到山城。那位叔叔住在那条街那条巷子信上都写得清清楚楚。

小雀儿听了大人的决定，心里极为高兴。他笑着望着外公沿着旧官道进城去了。

小雀儿对那将去的山城很向往，他想像那儿的山是大山，决不是这种矮塌塌的小山，山里的果子也一定比枫树山多，如果下过一场雨，树茕茕土还会长出许多好看的蘑菇，但是当他想到就要离开这个熟悉的村庄，他的心里又有些依依难舍了。他舍不得那些洁白的荼子花，还有那碧青的竹子。平时跟自己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也都是知心知意的朋友。所以当小雀儿跟着妈妈走出村口，他忍不住哭了鼻子。

当他们和外婆分手时，妈妈也哭了鼻子，外婆也用围巾使劲擦眼眶子。只有外公没有哭，他用大手牵着小雀儿的小手，早已跨出门槛走远了。他一边急急地走着，一边不停地咕咕呱呱地说话，外公的话匣子一打开，自然是不会很快关上的。

外公告诉小雀儿说，他背着小包包送亲人，今天是第三次了。小雀儿问：“哪样的三次？”外公说：“第一次是送你老舅。民国十六年，老舅在农民协会当赤卫队长，他的队伍被白狗子打散了，只好化整为零，疏散到这一带。有一天，他化装成太少爷，由外公和爸爸抬着轿子，送他过河，在大码头搭船走了。”

老舅是妈妈的舅舅，小雀儿很清楚，因为妈妈常念叨这位老舅。妈妈说他是个武高武大的汉子，能够双手打枪，因此众人选他当了队长。土地革命那会儿，他领着赤卫队斗争土豪劣绅。后来遭到白狗子清剿，老舅寡不敌众，只得化装逃跑了。

小雀儿喜欢听妈妈讲老舅的故事，但是妈妈不肯告诉他老舅在那里，外公也不肯说。今天小雀儿缠着外公问。外公摸摸他的头道：“等你大一点，爸爸会告诉你的，将来你也要跟着他走。”

“我也跟着他走？”小雀儿感到惊讶了。他觉得